

半亩稻田



诱人的秋天，正是水稻扬花成熟的季节。那天，我回了一趟老家，看见老家屋后一块不大的稻田里嫩黄的稻穗在夕阳下散发着满满的稻香。然而，闻着稻香，便想起了父母……

有一年冬天，我家在居住的老庄基前建了一个新庄基，并在新庄基上面盖了三间新房。来年的春天，父亲见老庄基不利于耕作，就对母亲说，不如把屋后的老庄基整成平地，种块水稻吧？母亲听了很高兴，我自自然更高兴，拿着小铁锹和父母一起用了几天时间把老庄基整成平地。母亲问父亲屋后没有农田，水从哪里弄呢？父亲笑着说，春节前已跟村里的杨木匠说过了，帮我们家钉部小水车。哈哈，看来父亲早有“预谋”。

初夏一大早，父母就把新钉的小水车架在屋后的河里，然后踩着水车，那清澈的河水便被水车踩进那块田

里。父亲说庄基改的这块田，足有半亩，能收二三百斤稻，是计划外的粮食，十分珍贵。田里蓄满了水，父亲兴冲冲地买来了糯稻秧苗，母亲喜滋滋地把它插下去了。我就天天跑到屋后，看田里的秧苗，盼着它们快快长高。有时放学我会走在村里栽过秧的田埂上，心里很着急地向我家屋后稻田走去。一边走一边侦察着村里稻田里的秧苗长势和水位高度，想作下对比。父亲知道后说，别管它，只要田里有水，随着气温上升，它就会长高。真的，几场雷雨过后，看到屋后田里的秧苗绿油油开始发叉变粗，很是高兴。我常常站在屋后看父母给稻田施肥、除草。有时禁不住那份欣喜与诱惑而下到稻田，当看到麻黄钉在腿肚子上吓得哇哇大哭，引得观看我除草的小伙伴一阵哄笑。

千盼万盼，终于糯稻在我望眼欲

穿的等待中抽穗扬花了。从穗尖到穗尾，稻花就轻盈的开着。稻花很小，只有半截米粒大，它的颜色像大米，就孕在密密的稻穗中，一串稻穗一串花。稻花开了，每天吃过晚饭，当夕阳染红天际的时候，劳累了一天的父亲准会来到稻田边，坐到水车上，悠闲地抽着烟，然后弯下腰，伸手摸着近处的稻穗，就着稻花，细细的嗅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露出了丰收的笑容。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割稻正当时。父母趁着天还未亮，就把田里的稻割倒了，捆成稻把，用板车拉到打谷场上，脱成稻谷，扬净晒干后，专门碾了一袋糯米，给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每家分了几斤，自家才开始尝鲜。此米晶莹剔透、饱满圆润，煮出的米饭吃在嘴里糯糯的、香香的，让人永生难忘。

从那时起，我家的半亩田，种出的糯稻便成了我们餐桌上的美食。后来我参加了工作，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可每到霜降的时候，父亲总是坐班车为我们送来一袋新鲜的糯米，即使自己不便，也要请人捎带。要过春节了，父亲会给我们送来晒干的糯米面。他说，我是吃着半亩田里种出的粮食长大的。

几十年来，老家半亩田种出的糯稻从未卖过一斤，父亲总是把糯稻碾成米，送给左邻右舍，送给在城里生活的亲戚和儿女。可就在前年，父亲却得病走了，那时，正是八月收稻的季节。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快到中午了，我仍然舍不得离开我家的半亩稻田，蹲在屋后的田埂上，双手捧着稻穗，细细地体味着那浓浓的稻香……

□ 陆金美

那是太阳与明月交织的美丽

—— 献礼国庆中秋双节

□ 牛涛

入秋的微凉
在心头停泊了一整夜
渐渐圆满的明月
泻影在安详又寂静的人间

当我遇见岁月中这一道桥
国庆与中秋在桥上，悄然遇见
一半是太阳般灿烂的光辉
一半是明月般温婉的异彩
碰撞出了，一串串
可以点亮整个人间的星火

万里山河无恙
一匹枣红马，踏着红尘滚滚
把这个双节共庆的佳音
一程又一程
带到我中华每一户人家
每一片山水，每一座霓虹下的都市

就在举杯共渡这佳节的时刻
我站在离星空最近的地方
华夏之光比肩银河
只用一瓣烟花的绚烂
就瞬间点燃了无穷的明媚与欢欣
那是——
太阳与明月交织共同出的无双的美丽！

美丽是每一个生命的天性

□ 可可

花开的时候，扁豆花、丝瓜花
芝麻花、棉花、芦花……
这紫的含蓄、白的文雅、黄的潇洒、红的热烈
自疼自爱的美，给大地带来的喜悦
完完全全随你心情的变化
不低于名门望族的牡丹、海棠、樱花
石蒜花撒起娇来，比墨菊的黑里透红更鲜嫩
农家碧玉的小鸟依人
毫不逊于描眉画眼、涂脂抹粉的色
开花无需批准、无需佛陀慈悲
美丽是每一个生命的天性
卑微的展示，等于乡试
主考官眼瞎了，让村民开怀的
南瓜花、槐树花、番荔枝
依然是田间路口录取的秀才

月知中秋

□ 葛家华

头顶一轮明月
望着炊烟升起 回归
在此刻
脚步南来北往
闯进时间的圈子
月知故乡 读懂千年李白
一条街铺陈
所有的光鲜亮丽
赶不上月饼的花式 味道
今夜月光轻柔
嫦娥一袭白衣汇聚所有的目光
看明天的月亮更圆

秋 赋

□ 徐连梅

秋风不忍惊扰农人们的幸福
轻轻地从树梢头掠过
每天无声地提醒
早晚温差注意添衣
稻谷、黄豆、瓜果……
相继掉落叶子
对人类倾诉着无尽的感谢
偶尔 它们也会窥视一下蓝天
与白云、太阳私语
我成熟了 老朋友
将金黄的奉献给你们
留一份富含激情的念想
我将离开 奔向充满诗意的远方

清晨的公园



星期天，晨曦微露，我背起“尼康”驱车去人民公园。

一路上，清风荡漾，绿树红花，鸟语啾啾，让我心情舒畅。

入园，阳光洒向大地，湖面泛着金光。扶海阁高耸，比翼亭静立，新长廊盘旋；绿树葱郁，修竹青青，荷花盛开，芳草如茵；假山、拱桥、红牌、长椅、圆桌……，公园就像一幅油画，静谧、柔和、美丽。环顾四周，随处可见晨练人群，他们中老年人居多。

长廊东侧，一群人在跳广场舞，伴着《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旋律，她们踩着节拍扭动身体，一起一伏，极尽抒情。移步观看，我发现邻居张老亦在其中，他站在前排，高瘦的身形特别显眼。因熟识，我驻足细看，只见他轻松地踏步、伸腿、甩手、扭腰、转身……，每个动作都做得有模有样，与音乐配合默契。他身姿灵活，全然不

像一位82岁的老人。我向前三走了几步，转到他正面。只见他表情专注，眼睛目视前方，不时随动作的变化转移视线，一副陶醉其中的样子。他的舞跳得真好，我感叹。

比翼亭旁，一对身着红、白两色鲜艳眼的姐妹在打太极拳，步调一致地吸气、抬手、转身、跨步……一招一式如行云流水般流畅。

扶海阁前，是一安装着各类器材的运动场。那里有人在拉吊环、翻单杠、扭腰器上晃动、训练器上甩臂……，吸引我的是位老太，她熟练地将右腿架在横杠上，伸直，上身往前弯曲，双臂抱脚，一连做了十多个，而后又站直，上身弯曲，双手指尖触脚，循环往复，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湖西边的绿地上，晨练的人较多，老年、中年、小孩都有。他们有的在击剑、放纸鸢；有的在玩柔力球、踢足球，

有的在倒着跑、跳操，还有的在打羽毛球。小孩多半是刚开始学打羽毛球，多数时候球都落在地上，球拍也不时被当“武器”玩耍。大人们则不然，羽毛球在空中穿梭，让人目不暇接。其中，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伯引起我的注意。他步履轻盈，腰肢灵活，正手、反手、钩、挑、扣方面的技术运用恰当，力度十足，眼神里流露出不可一世的霸气。与他打对打的是位阿姨，她的实力也不逊色，面对一次次进攻，都能有力还击。我曾打过20多年羽毛球，深知这项运动要求高，能将球打成这样不容易，为他俩点赞。

椭圆形塑胶跑道上，最多的是健步走老人。他们三五成群，昂首挺胸，有节奏地摆动双臂，阔步向前。有的手臂上戴着计步器，有的手上捏着手机，边走边说笑，好不快乐。隐约中，我听到一位老人在说：“现在国家强大

了，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一定要注重多锻炼身体，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将来还有很多好日子等着咱们去过呢。”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心喜。

片刻，我停下脚步，一红衣女子从身旁一闪而过，她手捧微型收音机，边走边听新闻，精明女子，为你点赞。荷花池边，几位熟识的老干部在柳树下做广播体操，“踢踢腿，弯弯腰，伸伸臂，转转圈。”那个认真劲就像当年给部下做示范，一丝不苟。

假山前，一位老人戴着耳机、提着鸟笼，边散步边听音乐，怡然自得。

漫步在清晨的公园里，看着周围晨练的人群，我被他们饱满的活力和激情所感染，情不自禁地定格下60多个美好瞬间。我感叹：生命在于运动，还有什么比拥有强健的体魄和昂扬的精神面貌更重要的呢？

□ 钱德明

那些拍短片的日子



深夜翻看相册，1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和一群小伙伴拍了一部叫作《开往夏天的花朵》的小短片。剧情很简单，充满了青春期的矫情与拧巴，无非不过女孩子对于友情与爱情的抉择。

那个时候，笨拙的我，如今想来，有些好笑。

最喜欢的导演是岩井俊二。自然，也想仿照其将青春的尾巴以诗般的镜头语言表达出来。准备好剧本后，在贴吧里征集了友情出演的演员，拍摄地点选在当年的高中。操场上大汗淋漓、公用电话亭里隐匿在电波中的甜言蜜语、宿舍楼下被夕阳拖长的身影、小树林里的遗憾告白……

故事由公用电话亭下被女孩遗失的一本书开始，被一个男孩捡起，又在回到原点处结束。青春的交错在一个看似漫长又炎热的夏天，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戛然而止。没有过于复杂的

情节，只是去点亮青春岁月里他们的笨拙与纯真、懵懂与闪躲。青春时代里，无非就是那些莫名的小情绪包裹着小小的自己，想有人去理解，想有人去珍惜。

当我在拍摄那些闪闪发光的碎片时，却没有意识到那时的自己就踏在星光之上，也许背后还会生出隐形的翅膀，像是可以飞上云霄般自由。

课堂上还交过短片作业。和同宿舍的姐妹一起，用卡片照相机的录像功能拍了部关于犯罪的小故事，得到过老师的肯定点评。那时候可谓是“条件艰苦”，剧本边写边拍，卡片照相机拍摄，没有三脚架，只能用双手端着，“机位”永远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上剪辑……

后来，得到老师鼓励的我，兴致勃勃地又准备“大干一场”，零星写了几个剧本，满腔热血拍了起来。那些小短片虽然不值一提，但终于在多年后成为了閃

耀的回忆。

这让我又想起十几岁的自己。当时我爱看戏剧剧本。《曹禺文集》读了一遍又一遍，最喜欢《原野》。独自在家时，我会高声念着里面的台词，想象自己进入了那个有着苍茫夜色的农村大地上。脑海里的仇虎和金子是那样的鲜活，我的整颗心翻涌着如黑色墨汁般的厚重情绪。如今，《曹禺文集》与单独一册的《原野》依然保存尚好的收纳在书柜里。前几日，我还取出来，想努力在上面找到当年自己的气息。

如梦似梦。一晃10多年就过去了。距离那些拍短片的日子，越来越远，倒是记忆越来越鲜活起来。

现在，手机一掏出来就可以拍摄，全套的设备也不是问题，怎么来看都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这“东风”，恰恰就是我的内心。

□ 徐小禾

10岁那年，我开始喜欢上关于影像的一切，梦想也坚定在这个范畴。不过，梦想这种东西太虚幻，难免迷茫、失措，一路跌跌撞撞，最终只读了一个编导专业，与梦想天各一方。我依然只能站在这头，望着遥远未知的那边，深深叹息。

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有意识地回避关于这方面的事。减少了电影的观看频率，不再关注有关方面的讯息，好让自己不再有心痛的机会。逃避有用吗？偶尔会派上用场，但最终依然无能为力。

真心喜欢的事物，无论如何都无法真正舍弃。

阴差阳错的是，我从事的工作还是偏离了轨道。偶尔写一些拍摄脚本等相关的文字，回忆零星一点当初那些云上的日子。像是赤脚踏在洁白的云朵上，无拘无束往前奔跑的日子。

保护生态环境 创建绿色家园

